

中国武术 ——历史与文化

程大力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术 ——历史与文化

程大力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年·成都

(川)新登字014号

特约编辑:石应平

责任编辑:李慧宇

封面设计:唐利民 石应平

技术设计:石应平

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

程大力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10.25印张 220千字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1—2册

ISBN 7-54-93-6/G·209

定价:10.00元

代自序

由东西方武术的步法差异说起

中国武术与西方武术技术上的本质区别是它们的步法。换句话说，中国武术与西方武术技术上的其它差异，都源于它们步法上的差异。

中国武术是一种静态型武术，静态的特征表现在搏击技术上，是强调下盘稳固，脚下要有根，站桩是无例外的入门初步。中国武术又主张“形不破体，力不出尖”，靠不失重来求取平衡。于是中国武术的所有门派，步法都是单脚交替移动，无论进攻、退却或起腿，都是或双脚同时着地，或一只脚处于运动和离开地面状态时，另一只脚处于静止和接触地面状态。双脚同时脱离地面的那种腾空飞击，多半是功夫武侠电影中的夸张虚构，它事实上偶尔的存在，只是败中求胜的无奈，所以它应该被看作静态被破坏时努力恢复静态的方式，而不是突破静态的方式。

西方武术是一种动态型武术，动态的特征表现在搏击技术上，是上体前倾，凶猛冲打，强调不断运动调节来保持平衡。如拳击的步法，主要是双脚同时移动，无论进攻退却，都是两只脚要么均处于运动和离开地面状态，要么均处于静止和接触地面状态。由于强调步法灵活，动静转换太频繁——即不断地跳动，所以拳击步法可以认为基本上一直处于动态。虽然拳击进攻、退却、横移也有单脚移动时，但那只是半步，并不是交替移动。西方武术是一种动态武

术,所以类似腾空飞击这样的技术,最易于使西方人神往并接受。

不同的生态类型的作用,形成了最初的不同的文明,同时肯定也使不同民族的体质与生理状况产生某些差异。农耕固定于土地,干农活用手的时候远远超出用脚的时候;而草原、丛林、海洋民族在进行游牧、狩猎、捕捞等活动时,则用腿跋涉的时候要得多得多。中国人腿短,西方人腿长,无疑有这样的原因。阮纪正先生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中认为:“传统武术基于黄色人种,讲究五短身材,显示腰围大腿的正三角阴性体型,人体重心较低,体现恋土归根的农业民族心态。竞技拳击基于白色人种,强调身高体重,突出胸围手臂的倒三角阳性体型,人体重心较高,体现离土超越的工商民族心态。”西方民族的生活工作作风是进取、冒险、开发,带有积极的特征;中国民族的生活工作作风是自足、稳定、内守,带有稳健的特征。显然,不管是从民族心理还是生理的角度看,东西方武术技术的基本特点均与之完全吻合与一致。心理上求进取的,表现在行为上当然是力主运动;心理上求自保的,表现在行为上当然是力求稳定。倒三角型一横在肩,重心极高,要靠降低重心来求稳,便显得太费力,当然用脚步的快速移动来调节,最好不过;正三角一横在臀,重心很低,要靠移动步伐来调节,便显得太笨拙,当然用下桩求稳的方法来加固,再好不过。

由于前直的拳法很容易破坏固定的平衡而失重,所以中国武术拳法中最多横向和回头的动作。勾、绊、挂、扯,一个母手分出若干子手,前直、横向、回头,实际上在技击中维持了一个圆,旋转的圆有一个最稳定的圆心。中国武术从技术角度看也是一个尚圆的武术。圆的拳法会限制力量和速度的发挥,而西洋拳击的步法保证了直线在冲破旧的平衡时重新建立新的平衡,所以直拳被西洋拳击高度重视并发挥到极致。中国武术的直拳都是旋转发力,西洋拳击的直拳几乎就是直推发力。西洋拳击也绝无母手变子手,绝无擒拿等横向动作,直来直去,回头动作并不抓扯对手,只是收回拳头,

准备下一次进攻。甚至西方拳击圆的动作,也带有直的特征。如摆拳,虽有弧度,但实际上是两次发力,弧形上有一个棱角,因此可看作两条直线。西方武术从技术角度看也是一个尚直的武术。

两点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拳愈直,攻击距离愈短,愈容易击中对手。直线距离相等,那么影响攻击效果的因素便只有一个速度。甚至力量大小也仅与速度有关。尚直,重速度,重力量,西方武术技术只好尽量从简,技术实际上也只是保证速度和力量的技术。而圆弧比直线远了许多,不走直线,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力量与速度。尚圆,重机会,重法巧,中国武术技术只好尽量完善,而尽量完善的技术往往显得繁复无比。

格斗的差别不是最重要的,甚至风格的差别也不是,中国武术诸门诸派招式不同,风格各异,但它们搏斗时的节奏是一样的。而西方武术搏斗时的节奏,便与中国武术迥然不同。不用太细心,稍加留意便可以发现和区别东西方两种武术的两种节奏。而造成两种节奏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们不同的步法。

东西方武术各自在自己的文化区域内独立发展着,独立形成体系,这两个体系各自的技术系统,均以对付和它们自己同属一个体系的对手而建立发展。也就是说,西方武术技术,均是用来对付西方武术的;中国武术技术,都是用来对付中国武术的。几千年中,它们各自没碰上什么麻烦,西方武术家们搏击时较力、较速度,中国武术家们搏击时较巧、较方法。然而,本世纪初西方武术与东方武术开始发生接触、碰撞,两种武术都因为对手和对手技术陌生而显得紧张茫然,不知所措。西方武术家有的惊异中国武术技术的复杂精妙,有的嘲讽中国武术是花架子,故弄玄虚;中国武术家则有的赞叹西方拳击的速度之快,力量之大,有的挖苦西方武术技术粗鄙,拳击几同牛斗。客观地说,近代东西方武术交流的结果是各有胜负,东西方武术家都不象他们自己和各自舆论宣传的那样,他们不可战胜,对手不堪一击。

也可以想见,由于对手的陌生,两种技术体系的互相陌生,这些交流都不可能精彩或干净利落,要么一锤子定乾坤,胜负立判,要么输赢都勉强,拖泥带水。输赢其实并不可怕,但输赢要明白,然而东西方武术家的交流并不明白。举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原本只有猫与猫斗、狗与狗斗的技术,现在猫狗混斗,于是但见一阵嘴乱咬,毛乱飞。如此而已。常言说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比较的,东西方武术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没有形成交流。面对结果,失败的西方武术家抱怨规则,说规则不同怎么打呢,是规则或者没有规则使东方人赢了。失败了的中国武术家,他自己及旁人都只认为是他功夫不到家所致,原因只在他个人。

东西方武术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种搏击交流中的别扭,但他们都归因于某些外在的因素。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别扭主要来自动态武术静态武术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从而缺乏交流基础。天衣无缝的系统出现了漏洞,原本无所谓好处成了优,原本无所谓坏处有了劣。都是习西方武术者,都是双脚同时移动,自然都起腿不便。双脚移动运动过程中无法起腿,无论向前后左右哪一个方向。都是高重心姿式,攻击出发点在上肢,自然也都不会去攻击对手下盘。但低重心的中国武术却能照准下三路猛打,交替移动双脚,又使得进退中任何时候都能发腿。中国武术在这一点上大占便宜,势在必然。中国武术鄙薄直来直去的拳脚,蔑称之为“光棍手”,大量的勾挂、沾粘、擒拿动作,在系统内部的对抗交流中充分显示了威力。对手也是习中国武术的,总会至少有一条腿接触地面,手法、身法、腿法变化再多,就整个身体而言,仍是静态的,仍有一条力道贯立于地面。扣住了这条力道,就容易掌握住对手。但西洋拳击双脚同时移动,双脚一动,全身整体都动,力道没有竖立一点于地面,而整个在空中飘忽,很难搭住,大量勾挂、沾粘、擒拿等技术根本无从发挥。这时,静态中国武术往往便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和动态西方武术进行速度、力量较量的境地。以己之短,击人之长,焉有不败之理。

西方武术在这一点上大占便宜，亦是势在必然。

· 西方武术与东方武术在近代的交流互有胜负；西洋拳击曾大败最早的泰拳；日本柔道曾使西方武术家望而生畏；日本空手道的前踢曾使西洋拳击穷于应付；泰拳又曾大败日本空手道……真是一场混战。看来，仅是东方武术，或仅是西方武术，都不可能绝对称雄同时包括东西方武术在内的世界武坛。

李小龙发动了一场革命。他自幼习练中国武术，长成后又精研世界各种武技，博采众家之长。不难发现，李小龙所创截拳道的主要步法已一改单脚交替移动为双脚同时移动，完全是动态型武术的节奏、风格，然而，截拳道又充分发挥了中国武术技术上的优势。李小龙的声誉恐怕并非仅是因为他的无敌战绩，他创立截拳道，无疑是世界武术史上的带革命性的石破天惊之举，同时，他无敌的战绩也显然得益于此。李小龙创立了一种东西方武术结合的新武术，与之交手的东西方武术家在措手不及纷纷败下阵来。

李小龙成功了，但李小龙发动的革命并未成功，截拳道在李小龙之后并未大行于世界。坦率说，李小龙的武术，颇象一个不东不西的怪胎，并不是每一个武术家都欣赏这种怪胎，也并非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天赋生出这种怪胎。于是李小龙如一颗彗星，骤亮而划过夜空，虽然耀眼，但却稍纵即逝。世界武术与世界武术界，仍然一分为二，泾渭分明。怪胎因其怪，瞠目结舌中一时人们无以应对，但人们又很快从无所措手足中惊醒。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截拳道那种东西方武术的结合只是一种嫁接。它将中国武术技术的枝蔓，嫁接在了西方武术基本原则与基本风格的根茎上。犹如米丘林的苹果梨或梨苹果，本质的不确立，使它的内容亦无法定型，它始终游离于东西方武术之间。李小龙无疑是强大的，他的强大是因为他同时谙熟东西方两大系统的武术。但他的截拳道从长远看又是无力的，截拳道在有着浑厚传统和博大内涵的东西方两大武术壁垒间显得那么苍白渺小。犹如苹果梨、

梨苹果最终又变回为梨或苹果，截拳道的习练者们，无不因传统西方东方武术巨大而不可抗拒的惯性与引力，游离之中，要么滑入或被拉回西方武术阵营，要么滑入或被拉回东方武术阵营。

从另一角度看，李小龙的截拳道并不是东西方武术的有机结合，而只是一种并存，怪胎之怪，亦在于此。如果说截拳道在李小龙那里，因其天才，这种结合还不太刺眼的话，在他的学生身上，怪胎的感觉便日益明显。梁小龙的拳法比李小龙的拳法更象不伦不类的怪胎，梁小龙的器械比梁小龙的拳法更象不伦不类的怪胎。奇异的结合可以生出奇异的怪胎，但怪胎长不大，长大了也无法繁衍后代。李小龙与他的截拳道可称为骡，它们是东西方武术马与驴的杰作，骡子可能比马比驴更强健，但骡子却是绝后的。李小龙只有一个，在李小龙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李小龙。截拳道实际上没有传人。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说过：“各种文化只是突出了不同个性的各个侧面，每一文化都仅仅突出了广大无边的人类潜在能力的某一部分。”任何成熟的文明之间，是无所谓优劣的。它们比较所显示的，往往只是民族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造成的选择上的差异。如不仅仅以工业化、科学化而以文明整体标准——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智慧等为座标系；更多地从历史发展长河，而不是容易导致我们敏感的某些王朝末年的社会大腐败、人伦大崩溃看问题，那就应当承认：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同为先进发达的人类文化。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东方武术与西方武术，同样如此。硬要区分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武术、西方武术的优劣，是荒唐的。“中国武术天下无敌”，“西方武术优于中国武术”，均属妄谈。

两种武术的不可综合性，似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可综合性。一个西方学者说的“西方人，东方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永远的格格不入”，应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发出的议

论。

近些年,有人提出了“武术现代化转型”,“武术进入奥运会”的口号。武术整体是否应该并能够进行“现代化转型”,武术整体是否应该并能够进入奥运会,值得怀疑。

可以这么认为:东方体育是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其宏大、成熟、显扬,足以和西方体育大系统分庭抗礼。而这两个大系统,又分别以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和东方武术为代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项目全为武技,至今拳击、摔跤仍是奥运会的最主要的项目之一,球类等项目,只是后来的扩展延伸。不了解这一点,因过于激烈和暴力化,提出要将拳击从奥运会中清除,颇显无知可笑。中国古代竞技运动不发达,蹴鞠、龙舟之类,无论从项目本身完善还是普及普遍程度看,都可忽略不计,甚至根本就没留存下来)。中国武术是东方武技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武术于泰拳、空手道、柔道、相扑等,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着一种渊源的关系,甚至都可被视为中国武术的文化延伸。如果极端些,可以这么说:中国武术,是可与西方体育大系统相媲美、相抗礼的东方体育大系统的典型与代表。

由此看来,曾各领风骚、盛于一隅的东西方体育大系统、中国武术和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在世界文化整体发展中,便不是谁取代谁,抑或以谁为主的问题。武术的“现代化转型”,“进入奥运会”,说穿了就是要对其进行彻底改造,以便完全纳入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轨道。但是让一个独立的大系统无条件地去适应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大系统,是不是有点过于俯尊屈就,委屈了我们的中国武术呢?

如果这样武术真的就能让世界了解、理解和接受,那么暂时委屈一下也不打紧,关键是,仅此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造成的西方社会发展的暂时领先,使得不少西方人乃至东方人都习惯以西方为中心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事物。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进入奥运会”，以及种种不加分析、武断地批评武术的保守、落后，缺乏竞争性和科学性的观点，不知不觉中落其窠臼，即以西方文化、西方实验科学、西方竞技运动体系为视点、标准、框架，来看待、评价、规定中国武术。这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殷鉴不远，柔道进入了奥运会，但就其技术内容而言，它已失去了与投技、寝技至少并列的三大技术之一的当身技；日本武道的其它形式，如相扑、空手道、剑道、合气道等并未随之而入；更不要说它们所凝结附着的大和民族魂了。在今天奥运竞技柔道比赛中，日本已越来越难拿到金牌。据说，力倡柔道进入奥运会的那个日本人，也已因后悔莫及而自杀。更有甚者，有人谈瑜珈、气功的功用，不外乎外国运动员足球大赛、举重大赛前习之，成绩大增云云。东方体育的奇珍，竟只是辅助别人竞技运动的配盘小菜。武术要落到这个地步，那真是一种悲哀。东西方体育各自赖以产生、存在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不同，哲理深蕴、文化机制各异，前者的基点是现代奥运会的宗旨“更高、更快、更强”；是古希腊人的口号“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是激烈竞争和对自然的无限征服。而后者的基点则是“天人合一”、“形神合一”及人与人仁爱的泛和谐价值观。显然，东西方体育大系统在新时期的结合，将不可能是本质质体的熔融为一，而只能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两极互补。东西方体育，无论谁向谁的真正“转型”、或者“进入”，都只能导致它自身的变形、异化、或者消亡。如若“转型”、“进入”之说可信可行的话，试问，书法、茶道之类，又该如何“转型”或“进入”呢？

“转型”和“进入”的口号提出虽晚，但实际上这种主张早已付诸实施。

武术套路竞赛是最早把武术改造为竞技运动的尝试，它的规则，基本上是移植照搬的体操规则。中国武术虽然早有套路，但传统套路从未脱离技击而存在。套路与技击完全脱离，一代代下来，习练套路者已不知套路中攻防动作的真实含义，套路也因之而严

重与本意脱节变形。竞技武术套路早已走入迷途,它甚至连追求什么也闹不清了,于是又从体操那里搬来一个“高、难、美、新”。殊不知,竞技体操源于古代杂技,杂技追求惊险、刺激的表演效果,当然强调“高、难、美、新”,而中国武术并非源于杂技,为什么要追求杂技之追求呢?不伦不类,离真正的武术越来越远的竞技武术套路,不仅从来没有得到中外习练传统中国武术者的认同,被戏称为“样板武术”,而且也日渐受到习练西方武术者的嘲讽。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观众,一旦推向市场实行彻底的俱乐部制,没有了国家的倾斜扶持,它的存活恐怕将异常艰难。

在竞技武术套路受到来自各方面越来越多的批评的情况下,官方武术界于80年代推出了散手运动。套路运动人们批评它是花架子,推出散手运动本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殊不知散手运动遇到的批评更尖锐。花架子不管怎样毕竟还是中国武术,对散手持否定态度者许多根本不承认它是中国武术。它的步法纯粹是拳击的;它的腿法纯粹是泰拳的;它的拳法实际上也纯粹是拳击的,因为除了勾、摆、直之外,剩下的拳法按使用频率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它的摔法哪家的都不是,无非是若干哪家跤法都有的基本动作,和根据规则利用规则设计的几种方法。说穿了,仍坚持不放开肘、膝,已完全不是基于安全的考虑。肘、膝是破跤的有力武器,肘、膝一旦放开,自诩为带有武术特色的散手中的跤法(实际上精妙的中国武术快跤,全然不是如此),将因不敢再用而消失,散手就会变得和泰拳一模一样,因此也就很难说它是地道的中国武术,或者只能说它是一种新武术。

在别人现成布景的舞台上,不可能演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戏剧。无庸讳言,一切将中国武术改革为竞技运动的尝试,都已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是无望和无济于事的修修补补。

也许会有人举截拳道、柔道、跆拳道、泰拳的改革来反驳我。截拳道、柔道我已谈过了。跆拳道、泰拳恐怕已越来越多地发生变形。

单脚交替移动一变为双脚跳跃移动,会使基于这一关键的东方武术的技术内容无从附着而消失;它们一变为竞技运动,又会使基于其形式的东方武术的文化内容无从附着而消失。东方武术西方武术阵营,恐怕已不再由流行地域、习练人的肤色种族,甚至某一武术的名称来划分,而只能由其技术的本质特征,以及诸如组织、表演、比赛的方式等负载形式来加以区别。

看来,今天武术的发展,不仅不是需要“转型”、“进入”,而是需要回复传统和净化的问题。我们不应反对武术在发展中产生的新形式、新内容,但这些新形式、新内容应是在保持武术传统本质基础上的发展。如果导致的不是武术传统本质的丰富而是破坏,这些发展便是应该否定的。我反对“武术现代化转型”,“武术进入奥运会”之类的口号,这是对民族、民族文化犯罪的真正的“全盘西化”。当然,这样的真正的全盘西化,几十年来也不仅表现在武术和武术界。

中国武术是一种静态型、也即封闭型的武术。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特征是一致的。封闭型文化产生于封闭的人文与自然环 境,即大海、喜马拉雅山、西伯利亚的荒漠草原和中国古代的宗法血缘社会的隔绝与互相隔绝。然而世界进入了近代,高山汪洋不再是交通不可逾越的屏障,业缘代替了血缘,人心与陆地 在缩短距离,中国的大门在逐渐被打开,封闭型文化仿佛已失去了封闭的社会自然基础。失去了基础的文化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这就是包括中国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和感觉到危机的真实原因。足球大赛的看台上人山人海,然而过去门庭若市的著名武术家那里现在门可罗雀。这和如潮的小男女们痴迷于摇滚歌星,而传统戏剧却大受人们冷落如出一辙。所谓悠久的文明莫非就是行将就木的老大文化?封闭的状态被开放的状态所替代,封闭的文化就必然要被开放的文化取代么?清末那些所谓“顽固派”士大夫的所作所为,似乎在表明:一种优越文化的拥有者们,仿佛已经被时代抛

弃，他们的反抗，他们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发出的哀鸣，并不那么可恶，反而让人觉得带有几分悲壮的色彩。

然而，不用太悲观了，东方文明文化咬着牙，正在渡过一段艰难的时光，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它的自信与力量正在恢复。而西方文明文化在一个强劲的冲刺后，似乎已经放慢了思想的步伐而开始了反顾反思。是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相对而言，地球又是封闭的。封闭型文化的个别形态可能会消失，但封闭型文化提供的一种生存样态，它的整体原则和方式，永远不会过时。中国武术中，最具静态——封闭型文化特征的舒缓圆柔的太极拳，在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反而最受欢迎，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现代生活、现代节奏使人身心太紧张、太疲惫，人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人也需要安谧和另一种旋律。

有一次问及一位美国学者他们怎样看待孔子，回答是：孔子属于全人类。这话让人感慨良久。是的，世界文化是包括世界所有先进、成熟的文明文化的集合体。工业文明造成的西方中心不会是永久不变的现象。在世界民族大致齐头并进时，无限征服自然的势头，将肯定要在一定程度上被遏止。而同样以征服——破纪录为特征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将让出本应属于东方体育大系统的一半位置。人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将成为世界体育的下一个重要目标。因此，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摒弃自我而去完全靠拢和简单进入西方文化。民族的劣根应该摒弃，而精华却应弘扬与坚持，因为这弘扬与坚持的，正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坚持传统武术和民族体育，也正是坚持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人练武术、谈武术常使人觉得有一种隔膜。说穿了，这种隔膜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文化隔膜，文化理解上的隔膜。努力向世界介绍武术，采取相应的形式，抓住合适时机等，只是一厢情愿的一方面。文化传播是送经更是取经。中国武术要大规模迈向世界，恐怕尚有待于世界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整体的全面认识与需要。

一如本世纪初篮球、体操等伴随西方文化、西方体育东渐之风整体滚滚而来一般。武术的价值不一定在于外在的认可认同。相扑、泰拳、职业拳击都没有进入奥运会，可人家我行我素，照样玩得举国若狂。武术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存在方式，它实际上并不需要强迫别人接受，乞求别人承认。即便要把我们的东西慷慨地送人，那也需要别人意识到它的价值并乐于接受，太着急没用，也不必太着急。失却了武术传统，失却了武术特质和固有形式，无疑失却了武术本身。试想，如果真正的武术已不复存在，那待到别人来取或愿意接受时，能取走或接受什么呢？至于要“总结我们的文化遗产贡献给人类”这样的话，是让人费解的，我们的文明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我们的民族并没死，何来“遗产”之说。

或许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总体历史地位，武术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体育大舞台上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平分秋色、交相辉映。我个人以为：在不远的将来或将来，武术将以不同于奥运会的另一种体育盛会的方式，聚会全世界的东方武术、中国武术精英与爱好者，并同样举世瞩目。

这些年，文化一词几乎已被用滥了，一种陶壶、一种吃食，也在享受被冠以文化的殊荣，但实际上，它们的文化意义很小。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当之无愧地被作为上升到文化层次的对象来研究，被称为武术文化，既在于它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部分，又在于它自成完整体系。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说过：文化“就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它任何民族的方式。”既称文化，它的内涵应丰富到足以独立，但作为一个侧面，它又可以完整地折射文化母体基本精神与基本特征的全部光芒。中国武术就这样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在中国武术中，始终浸透着中国传统哲学、政治伦理、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文学艺术、医学理论等诸多社会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

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在武术文化形态中都有集中的反映。窥一斑而见全豹，由一种文化形态的深入研究，或许更容易把握其复杂文化母体的主导与整体面貌。而将武术放置于文化历史大背景上来进行剖析，又避免了纯刀枪剑戟的考证描述，并不再满足于一般武术技术、武术现象的图解和说明。我们的文化、武术文化的价值认识和判定，于我将由之作出。或许，这就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

目 次

代自序·由东西方武术的步法差异说起…………… (1)

第一章 宗法渊源…………… (1)

一、武术绝大部分内容产生于、用于私斗…………… (2)

阵战不需要武术复杂技术——“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种种软兵、奇门兵器、暗器、药法均非用于战阵——称“诸器之帅”的剑早已退出军事舞台——吴殳蔑称兵枪为“騾”——武术是用来“打架”而不是“打仗”的技术

二、宗法与准宗法组织的械斗是武术价值实现的真正舞台…………… (12)

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结构内向凝聚、外向相斥——明清结社组织依宗法组织方式建立——“械斗组织”——结社、冲突、习拳是当时社会共生现象

三、军事、民间武术的大致分野与文学艺术作品的错误…………… (18)

弓箭无法用于私斗——倭刀与苗刀——阵战的夹棒到私斗的九节鞭——仍有部分武术内容源自军事与战争——军阵武术与民间武术大致明确的分野——